

史記

卷六十一
七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4)
函號	別 10 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二

淺草文庫

漢 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傳先賢已有成
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莊子并喜莊
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
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奉勅并為列傳首處夷
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說道則
祭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

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
妙與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

按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傳首而與伯夷合
為一卷甚為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
莊法意流為申韓太史公叙述自有深意豈宜
妄為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為一卷次以管晏
為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為
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

索隱曰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
三百五篇為詩今亡五篇又書篇稱孔子求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
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
二十四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
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

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

正義

曰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
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
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父犢欲飲
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
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
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
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
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索隱曰說者謂諸子
雜記也然堯讓於許

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
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
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概見何以
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

索隱曰蓋揚博東方朝見其
文稱余而加大史公曰也

其上

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

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索隱曰謂太史公

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澗水卜隨自投於桐水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索隱曰按概是梗概謂畧也蓋

遂不少梗概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正義曰概古代反孔子曰伯

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

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

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云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也

索隱曰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

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

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冷支縣是也應劭云蓋

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

月○丙寅實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謂侯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

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

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

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

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蟹也○正義曰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

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

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

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廢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

安適歸矣索隱曰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矣于

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

邪索隱曰太史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

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

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

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

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在子

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聞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此至

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又下請登彼西山是今清源

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

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絮行如此而餓死且七

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

厭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

正義曰按賊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肝人之肉索隱

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賊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暴戾恣睢曰暴

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脯之暴戾恣睢曰暴

戾謂兇暴而惡戾也鄭誕生恣音資睢音千餘友劉氏

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為睢惡之貌也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

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首陽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壽終是賢不

遇而惡道長木 大者明之證 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索隱曰謂若會桓楚靈 或擇地面

蹈之 索隱曰謂不仕暗者不飲盜泉果足高山之頂窟 跡滄洲之濱是也 正義曰謂北郭路鮑魚等是

也 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 索隱曰滄臺 非公正不發憤

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索隱曰謂人臣之節素公室 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

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 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

道是邪非邪 索隱曰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 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足邪深惑之也蓋

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 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 正義曰儻

音他蕩及儻未定之詞也為天 道不敢的言是未定之詞也為天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亦各從其志也 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謹前事也 言天道人言不同一在共運遇亦各從

其志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鄭玄曰 意也 富貴不

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感職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從吾 所欲

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 者古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 舉代混濁則士之清潔者乃彰見 豈以

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 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

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 災是其輕若此也 正義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

由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自此以事雖論 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顯

而名不稱焉 索隱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狗財烈士狗名是也

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 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

類故寄此而發論 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別而稱之也 索隱曰賈誼也作鵬為賦云

貪夫狗財

正義曰狗才迅反狗求也賡云已身從物曰狗

烈士狗名夸者死權

索隱曰言貪權勢以誇夸者淫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衆庶爲生

索隱曰馮者待也音凭言衆庶之情

蓋馮恃於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

○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狗名夸者死權衆庶貪

同明相照

索隱曰已下並繫辭文

同類相求

正義曰天

欲雨而在礎潤謂同德者相應

雲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人作而萬物覩

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

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

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

作史記使萬物見觀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

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期乎不子何敢讓焉作述天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

於政詩記山川谿谷會賦草木牛牡雌雄故長於風樂

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

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

於道義接亂世反之正莫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於春秋接述作而萬物睹見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索隱曰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以喻顏回因

孔子而名彰

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

稱悲夫

正義曰趨音趨舍音捨趨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士時有附驥尾而名號達若堙滅不稱數者

亦可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群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終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漢 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索隱曰潁水谷地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

潁上縣○正義曰韋昭云管夷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

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

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因為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齊世家云鮑

叔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牙是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之居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韋昭云

鮑叔齊大夫姬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

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絕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

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

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

為不肯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

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

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

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

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

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

步耐步產微此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鮑叔能知人也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

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

皆加勇猛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曰齊不若也

國東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曰

海也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其書有此言今舉其大畧也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

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姪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耻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

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

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

慎權衡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正義曰輕重謂耻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耻辱甚貴重

之有得失甚戒慎之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

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

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曰今齊州東河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左傳作曹沫○正義曰沫莫葛反管仲因

而信之正義曰以切許之歸魯侵地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

取政之寶也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

於公室有三歸反玷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齊人不以為

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

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

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

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後百餘年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稱伯後百餘年

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索隱曰名嬰平謚

字父桓子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瑛莊公名光景公

名杵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

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曰謂已讓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

危行正義曰行下孟及謂君不知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

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正義曰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紲繫也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

車觀弊冠反表負薪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

父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

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曰信讀曰申方吾在縲紲中彼不

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

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

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

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

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大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錄曰九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

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及晏子春秋。正義曰：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春秋七篇。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在儒家。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

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

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

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

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後去。崔杼欲殺之，是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

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

忻慕焉。索隱曰：大史公之贊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易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所忻慕。

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其可以示人臣之綱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粟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禍為福

危言獲全

孔頰左衽

史析執鞭

成禮而去

人墜存焉

史記卷六十三終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漢 太史公 龍門河馬遷撰

宋中郎外真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賈森隱

唐詩王侍讀李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老子者

正義云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笑眉長耳夫

懸鼻有雙耳有三門足蹠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

毋入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

逍遙李樹下題割左腋而生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

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

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學也考教養也楚苦縣厲鄉

達成聖學乃學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六十三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曲仁聖人也

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

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

皆屬焉苦音枯○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

廢至天漢脩史之時楚節王絕都彭城相近疑苦此府

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

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

也屬音賴音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

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索隱曰按葛玄云李

又云生而著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

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象此傳不稱

周守藏室之史也 索隱曰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

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

○正義云藏書在屋反 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

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索隱曰劉氏云蓬累

及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

累隨也以言若得明若則駕車服是不遭時則自覆蓋

相携隨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

隱曰良賈謂善貨賣之人賈音古深藏謂隱其實貨不令

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

若愚魯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滯志是皆無益於

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烏吾

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

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 正義曰抱朴子

云老子西遊遇

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二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於是老子適著書上下

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

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遊之果

得老子老子亦知其音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尹喜應曰

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遊謂觀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游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

氣浮關而老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

果乘青牛而過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

於蒙山之陽荒蕪為穉蓬蒿為室椽木為牀著艾為席道美為食墜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

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上古好事者據外傳

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

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一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

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亦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也以其脩道

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口實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

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

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

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

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册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

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守木

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宗子注索隱曰注于宮宮玄孫

假索隱曰音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

邛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學索隱曰

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

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

官率皆並注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

子有寓作漁父盜跖胠篋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

管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王君賢臣孔子之徒以詆訛孔

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邸訛音訾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

元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爭實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

成瑛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

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

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楚已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

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猶力指事類情用剽剽儒墨正義曰剽正妙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泚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泚

又音晃養又作癢○正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噐之楚威

王闡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等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

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子亟

去索隱曰音棘猶急也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

鳥讀潢汚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

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

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

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

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

於塗中與此傳不同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故鄭之賤臣

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

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

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

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於太史公所記也○正義

曰阮孝緒七畧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正義曰阮孝緒七畧云韓子二

秦九年虜王安韓非亡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

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而其歸本

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

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非為

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

入口吃

正義曰音訖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

也王安石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

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及舉浮滯

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

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

正義曰介甲也

胃兜今者所養非所用

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養交之臣非勇

悍忠梗及所衝

所用非所養

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祿養之士故難

可盡其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

正義

曰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

故作孤

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書所著書篇名也孤憤

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

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利之

在已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

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三事所謂明君也說林

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

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

書有說難篇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

能自脫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奴于反言游說之道為難

韓子微異煩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

省小不同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

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又非

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

是難已之情此難是難尚非極難

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也按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

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合其情故曰說之難也乃須

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問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

是難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

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

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相述堯舜是為名高也所說出於

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

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

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所說實為厚利而顯

為名高者也索隱曰謂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名高之節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

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

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

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事

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

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

主之惡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正義

曰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不行而

說事當理事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正義曰為人臣事上其道未

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為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

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傳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下文所云鄰父以墻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正義曰與音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知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

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

知是則以為為索隱曰謂人主明有所出

者身危正義曰疆其兩及人主必不欲有為而說者疆

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間音紀竟反說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鬻音于術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正義曰說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論說

嘗試於已也經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

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

慮事廣肆則曰

草野而倨侮正義曰草野猶鄙陋也廣陳言

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

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滅其事端而不言也

正義曰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以失誤窮極之乃為誦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意而攻問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譴怒也○正義

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為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自多其力

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欲攻趙自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

格君上故致杜郵之修○正義概古代反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

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

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

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也

○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文飾甲之無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

大忠無所拂辭大忠之人志在悟言無所擊排索隱曰

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化迺後申其辯

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拂悟當為拂忤古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

事擬安民與化事在臣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

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曰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

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

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

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

之成也正義曰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

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伊尹為庖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為有莘氏媵臣百里奚為虜正義曰晉

世家云襲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勝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

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曰汙音烏

故及庖虜是汙則非能士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

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

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曰其

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

志云胡城在豫州鄭城縣界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

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

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

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常浪反然而甚

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昔者彌子

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

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

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

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

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

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

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

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

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曰龍虫類也可擾

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

曰幾庶也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

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

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

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

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

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

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怒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合云云適誅韓非也申子韓子

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慘急而礪深刻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

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

清淨無為

道尊東魯

迹竄西垂

莊蒙栩栩

申害卑卑

刑名有術

說難極知

悲彼周防

終亡李斯

史記卷六十三終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漢太史公

龍

門

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

東

河

東

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

河

內

司馬

貞素隱

唐諸室侍讀

幸

出

長

史張守節正義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

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河○正義曰河

上黃河南岸地節

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

滄德二州北界

史記卷六十四

列傳一

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

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詭之以爲將軍索隱曰謂

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將兵打燕晉之師穰苴曰臣

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

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

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

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曰按旦日謂明日日中時期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

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

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監甲暫反

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什表決漏

索隱曰什音赴什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人行軍勒兵申

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

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

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

曰援音袁枹音浮○正義援作操枹音孚謂鼓挺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

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

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

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及於是遂

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

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

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

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及斬其僕車

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僕車之左馱又斬馬之左驂以

御馬在左故也○正義曰馱音附劉伯莊云馱馬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還報

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

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此作

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

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曰度黃河

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

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及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

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

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

國等索隱曰田乞田信子豹亦信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此文誤也當

云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用兵行威大

放穰苴之法正義放方注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

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裒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裒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嬰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我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四終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漢太史公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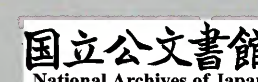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唐諸王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節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

十三篇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索隱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盡觀之矣

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

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



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

齊隱曰隊從對反長竹兩友

皆令持戟令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

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

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

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

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

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使下令

索隱曰趨

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

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

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

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臣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

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

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

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

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

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

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

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索隱曰臏

龐涓及龐皮江 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

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

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正義曰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

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

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

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射音石隨及

臨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孫子曰今以君之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

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

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

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韜車中坐為

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

捲索隱曰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

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曰音搏擻謂救鬪者當善擻

批元擣虛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元音音

前大相充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

虛也此當是舊語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

故孫子以言之也

搆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若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

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救

弊於魏也索隱曰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一舉釋趙而弊

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

十五年索隱曰王劭披紀丘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顯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一月齊田忌敗梁馬陵

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魏武帝曰蹶蹶者蹶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

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

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今齊軍善射者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

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

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

子之名索隱曰豎子謂臆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

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

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

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

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

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

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

諸國皆歸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

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

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

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

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

也或者起亦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然用兵司馬用則盡廉前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

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

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爨

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音弋軟反

又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

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

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

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

曰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

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

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

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

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

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

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

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

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

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

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

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

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疆故楚之貴戚

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

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

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曰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

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

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

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

一十三篇

美人既斬

良將得焉

別孫臏腳

籌策龐涓

吳起相魏

西河稱賢

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史記卷六十五終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漢太

吳

令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

鄭外

兵

參

軍

河

水

裴

唐國

于博

士弘

文學

士河

內司

馬貞

索隱

唐諸

王侍

讀

率

府

長

史張

守節

正義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曰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

無忌為少傅

索隱曰左氏作費無極

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

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

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

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

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

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

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索隱曰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

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

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柰何以讒

賊小臣䟽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索隱曰奮揚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

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

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

則死伍奢口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詢音犬

索隱曰鄒氏作詭詭罵也音迤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䟽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
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
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
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耻終為天下笑
耳謂負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
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
古患反謂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
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
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
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
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
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
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
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
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
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
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
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州
陽溧陽縣○索隱曰張勃

晉人吳鴻臚嚴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深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父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

國居巢亦國也祭奔南巢其國蓋遠尚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諸退而與

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

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

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

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

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

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子曰伯嚭

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

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

不得歸索隱曰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

其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
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

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旱陶之

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

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

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

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

從索隱曰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

公孫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

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以井反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

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音云國名○索隱曰走音奏走何也鄭古之鄭

國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

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吳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

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

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十與王於

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

也請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

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
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正義曰
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彊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
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
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
之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
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行前
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於是申包胥走秦告
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
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

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

外○索隱曰會吳王以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

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

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

於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

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夫概

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

伐楚取番音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

徙於郢楚地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

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

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

正義曰姑蘇當

作攜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攜李傷將指卒於陘是也解在吳世家

軍郤闔廬病創友楚良

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

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

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

音椒○索隱曰又如字○正義曰太湖中椒山也解

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正義曰上

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索隱曰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球則種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姓文

氏字子禽楚之郢人

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

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

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

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

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正義曰播地志云艾山在

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

正義曰鄒魯在

阜

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

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

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

計

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
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
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
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
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
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深禍
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
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及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懷彊諫 索隱曰復 音皮逼反沮毀用事 沮音自 音反徒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
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詔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未
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今不
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
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 鏤錄 于反曰子以此死伍
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詬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
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
幾不得立 正義曰 幾音祈若旣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
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

吾墓上以梓今可以為器

正義曰器謂棺也吳地也左傳云樹吾墓槨槨亦材

也吳其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

索隱曰抉音烏寔反抉亦決也○正義曰

東門鱧門謂解門也今名葑門鱧音普姑反鱧音覆汙反越軍開示浦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鱧解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鱧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之也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

頸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

為鴟夷鴟夷楹形○正義曰盛音成楹音古曷反

浮之江中

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

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正義曰吳地記曰越軍於

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一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芟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廟見在山在大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

二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

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

索隱曰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

淮南邊道縣東南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

正義曰在汴州封丘縣南

七里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

破吳

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

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

重賂與已比周也

正義曰紀鼻二音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

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

勝歸楚葉公諫曰

正義曰上式涉反杜預云子高沈諸梁

勝好勇而陰求

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

曰穎川鄢陵是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襄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

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

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

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

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之子

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

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

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

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徐廣

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

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次宮負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土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

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

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曰左傳云白公奔而縊而虜石

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

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來惠王復

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音求頑反

道乞食志豈嘗須史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大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

嗟彼伍氏

被茲凶慝

負獨忍詬

志復寃毒

霸吳起師

伐楚逐北

鞭尸雪耻

抉眼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終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漢太史公

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

東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

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

奉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

索隱曰孔子家語有七十二人唯文翁

孔廟圖作七十二人

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

僻正義音癖參也魯

孔安國曰魯鈍也魯子遲鈍

柴也愚

何晏曰愚直之愚

由也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嘖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嘖嘖回也正義曰嘖音畔又音岸屢空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

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

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白終蓋蘧伯玉之行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

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衛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

仲柳下惠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

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官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其官

銅鑿伯華之所行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鑿伯華

無死天下有定矣曰太康地記云銅鑿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鑿伯華

○索隱曰自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以嚴事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

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

唯舉銅鑿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

愛其死謀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鑿縣名屬上黨

○正義曰韞丁奚反按銅鑿潞州縣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充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及禮則為仁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飛安國曰於孔子之言然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

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蔡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

不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

上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

是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

是行正義曰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及語較虛二卷回年二十九髮盡

白蚤死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

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五

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

擲或為設專之辭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

設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顏回為

能使門人日觀於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

目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

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有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問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索隱曰

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如有復我者必在

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

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

也夫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真尚乎敬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

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在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

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

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

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

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

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

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子曰行之子路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

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向人各因其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索隱曰家語仲由一少孔子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豸豚冠以雄雞佩豸以豸豚二物

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

服委質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

也君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

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

之易曰恍以使民民忘其勞少故請益曰無倦者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行此三事無倦則可

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李

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

於赴患獲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

義之責也○索隱曰充字私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

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稟

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若由也不得

其死然孔安國曰不衣敝緼袍孔安國曰與衣狐貉者

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

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

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蓑丈人子路為季氏宰

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

言備臣子路為蒲大夫索隱曰蒲衛邑辭孔子孔子曰

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

猛不能害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恭正以靜

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

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

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

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

孔惺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惺作亂索隱曰左傳蒯賸入

惺於蒯疆與之盟而立蒯謀入孔惺家遂與其徒襲攻

賸非惺本心自作亂也

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駢子
 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
 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
 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
 入造蕢賸蕢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
 而殺之蕢賸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
 壺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
 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
 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子
 侍衛故悔慢之人不
 敢有惡言是以惡
 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曰左傳
 子貢為魯使

齊在哀十五年蓋此
 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
 魯人

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
 月令有更火

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
 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

故曰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

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宰
 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

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

雕也包氏曰朽腐也
 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圻也王肅曰圻毀
 也二者喻難

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汪肅曰言不足

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齊齊都臨菑故云為臨菑大夫與田

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

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對曰賜愈猶勝也

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蓋宗廟之貴器陳子

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

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

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

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

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

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

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

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

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

卑其地狹以泄索隱曰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

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

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

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

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

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

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

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

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

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

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

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

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

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

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

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

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

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

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

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會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劭按家語越絕書太

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音絳其志王肅曰激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

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

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劔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

國為虛葬虛音墟葬音莫朗反○索隱曰有本作棘恐誤也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

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噐甲二十

領缺屈盧之矛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劔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

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

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

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

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

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

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索隱曰左傳在哀公

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

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京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

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

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

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

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廢舉謂停時

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貨

利也○索隱曰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

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

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錢也喜揚

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家蓋吳郡人為是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正義曰

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

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孔子曰三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

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少孔

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逸詩子曰

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姜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曰禮後乎

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問曰禮後乎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然則師愈

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於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在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

也為魏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者在禮志

而此史並不論空託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

咨問國政焉其子死哭之失明

顯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曰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

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軛

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

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

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有謙退之志察其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此言倭人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馬融曰此言倭人也

倭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矣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及家必聞

馬融曰倭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在兖州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

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曰韓詩外傳云魯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

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

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提三尺

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

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瑩渡河陽疾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

武城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兖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索隱曰今吳國東南有滄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從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家語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辭

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及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正義曰顏氏家訓云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

來通字誤為宓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縛下俱

為必世傳寫誤也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少孔子三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孔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

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正義曰宋州縣也說苑云密子賤

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理單父也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賤曰我之謂有人子之謂在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云朱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孔安國曰穀祿也

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

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我自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

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子貢

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
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
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子曰長可

妻也雖在累繼之中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緇按其人足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

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

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

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

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

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索隱曰家語作公皙克孔子曰天下無

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故

亦見游俠傳

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

也

也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嘆曰吾與歲也周氏曰善歲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正義繇音由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繇由字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父子嘗各

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實以作傳

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正義具俱反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塞臂子弘正義曰馯音汗顏師

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庸

疵音字移反○正義曰漢書作橋疵云魯人顏師古云橋疵字子庸疵傳燕人周子家

豎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正義

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

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

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菑川人楊何

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正義曰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邱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政所以賊害人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

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

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漆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安國曰佳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也

孔子說

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

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有申繆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

子不責而云命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

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患子路也

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

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

孔子

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

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安國曰訥難也

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

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

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

解之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

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

鄭玄曰齊人。正義曰家語云魯人

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

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

敢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需曰

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

正義曰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

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

其言可覆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

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

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其立為師師

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

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毛傳曰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

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

室

正義曰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

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

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夫子子貢曰何以

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

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

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

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

也故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

當有五丈夫子也五男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

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

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

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

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大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正義曰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

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

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

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

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匪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

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惡禮也

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邴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語云子皙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曰正義曰家語云衛人孟子

云趙人莊子云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 索隱曰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

遠秦冉鄒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當

此三三之數皆互有也如入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

玉申振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曰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音赤者反 字子歛 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子在衛南子招夫

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那字徒史記作

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曰亢作冗

樂欬字子聲 正義曰魯人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 三十一

廉潔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晉人○索隱曰家語魯人步孔

執筆送侍於夫子

顏何字冉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狄黑字皙索隱曰家語載本各異

邾巽字子歛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一

邾巽邾音圭所見各異

孔忠家語云忠字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曰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歲字子上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將師宮尹 俎豆琳琅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史記卷六十七終

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商故號商君

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

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

索隱曰公叔氏痤名也痤音在戈反為中庶子索隱曰官名也魏已置之謂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庶子掌公族也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六十八

列傳一

惠王親往問病索隱曰卽魏侯之子名曰公叔病有如

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瘞之中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侯子

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

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

許諾而去公叔瘞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

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

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

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

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

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旣死公孫鞅聞

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

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楚之族也監

音甲多去聲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

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

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

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

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

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

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

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
 中吾君吾君之驪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
 代而君曰父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
 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
 術說君索隱曰音疏君大說之耳索隱曰音慌然亦難以比德於
 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
 索隱曰商君書非作負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少見嘗
 於人也○正義教五到友忍者聞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

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救弊為政之術所為

苟可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

甘龍曰索隱曰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世氏出春秋時甘昭公子帶之後不然聖人不

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

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

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

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

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

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

君書作夏殷不易禮而亡索隱曰指殷紂夏桀也反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

法之令民為什伍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為保十家相連也而相收司連

坐索隱曰收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不發若不糾舉則什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不

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索隱曰謂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

云與斬敵首同賞也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曰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

當與之同罰也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正義曰民有二男不別為

活者一人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闖者各以

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

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隱曰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

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解怠不事事

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及為官奴婢蓋其

法特又重於古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

制也率音奴若無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

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曰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

等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

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

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

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

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

鞅新變之法
令為初令

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是犯

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

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

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

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一造也秦之第十六爵
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各耳將

兵圖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

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
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

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

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

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疆也疆音

疆封界止也疆界也謂界土封記也

而賦稅平平斗桶

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

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

天子致胙

正義曰音左故反

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

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

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

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

索隱曰蓋安邑之東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

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險隘是也阨阻也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

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

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代魏魏不支秦必東

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
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
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
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
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
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
梁惠王二十二年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
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

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
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

東天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
策云孝公行

商君法十八年而死於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
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遺其未作相

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
見也從孟蘭臯索隱曰孟蘭臯人姓名也言鞅
前因蘭臯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

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

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

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

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

吾治秦與索隱曰說音
悅與音于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



明自勝之謂疆

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疆若爭名得勝此非疆之

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

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

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

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

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廢紂比商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

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

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

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宛人屬楚故云荆聞秦繆公之賢而願

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

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君曰謂立晉惠一公懷公文公也

救荆國之禍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發教

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

關請見款即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

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正義音體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音聲自勸也此五殺大夫之德也

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
 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暴
 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駭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
 也深於命索隱曰劉氏云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
 上也捷於令索隱曰上謂商鞅之處今君又左建外易
 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
 面而稱寡人口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
 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

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為驂乘持矛而

操關所及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之勁矛于將之雄

音吐膈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于將並古良匠

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顧野王云鉞也方言云矛吳楊

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其柄旁車而趨此一物不

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方者亡索隱曰此是周

刪之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二縣以為國其中凡有十

十五邑故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

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

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收錄鞅

者其効甚明故云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

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

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

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

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

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

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曰走音

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索

隱曰地理志京兆有鄭縣

秦本紀云初縣杜鄭按其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

池索隱曰鄭池者時澠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澠或

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澠音亡忍反

○正義曰澠池去鄭三百里蓋秦兵至鄭秦惠王車裂

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曰謂天資其人

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也跡其欲于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

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字浮說即虛說也謂鞅得用刑

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徂詐則初為

孝公論帝王之術是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

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

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

君書開謂刑

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

少恩又為田開阡陌及言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嶠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

北收上郡國富兵疆長雄諸侯周室歸藉四方來賀為

戰國霸君秦遂以疆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

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

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

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

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

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

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

諸侯畏其疆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舅

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印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

聚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疆而不親信也藉使孝公遇

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

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

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周召施善

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合於樹

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作氏

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

酷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

因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讐

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

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

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

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

裴氏引之藉音胙字合作胙誤為藉耳按本紀周歸文

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棄灰於道者刑是其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然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作賓

史記卷六十八終

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漢 太史公 命 龍 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 翊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索隱曰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巴姓也譙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鶴並為游說之士此下云秦弟代代弟厲未詳

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雒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象風俗通義曰鬼谷

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其道故假名鬼谷

出游數歲大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一

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

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

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曰謂士之立

曰音遍觀謂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曰謂士之立

盡觀覽其書而不可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

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

闕之君矣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

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

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

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

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乾何反鄉誕本作揣摩靡讀亦

為摩王劭云揣摩音乾何反鄉誕本作揣摩靡讀亦

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處諸侯使辭其術以成六國之

從也江遂曰揣人字之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

蘇秦皆少之劉氏云少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

王曰秦四塞之國正義曰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

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被山帶渭東有關

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被山帶渭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

河正義曰江謂岷江從涪州隴山之西南流入蜀東至

荆陽入海河謂黃河從同州小積石山東北流至勝

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流經魏有代馬索隱曰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此天

府也府物所藏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以秦士民之衆

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

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

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

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索隱曰說音

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索隱曰朝鮮音北有林胡樓煩

索隱曰地理志樓煩屬鴈門郡西有雲中九原索隱曰

正義曰二郡並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四

里九原郡在南有噶沱易水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用

縣名屬代郡噶沱河自縣東至叅谷又東至文安入海

也○正義曰呼沱出代州繁峙縣東南流經五臺山北

義縣東與呼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

六千匹粟支數年索隱曰戰國策車南有碣石鴈門之

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正義曰鴈門山

在代燕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

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

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

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

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

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

索隱曰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正義曰趙渡噶沱涉

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也

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

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

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

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

國小西迫彊趙正義曰貝冀燕趙四州南近齊正義曰

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

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

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索隱曰世本云肅侯名言曰天下卿相人臣

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

日久矣正義奉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

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

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

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

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

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

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

已矣索隱曰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

必使分明有如白黑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

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

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

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

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

正義曰楚東淮泗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

効則上郡絕也上郡在同州西北言韓弱與秦宜陽城

則上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曰河外同華等地也言

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山分秦晉之境晉楚弱則無援

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正義曰軹

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南陽懷州

河南也七國時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北道

過蒲津攻韓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正義曰周都洛

陽秦若劫取韓南陽是包裏周都也趙邯鄲故須危起據衛取淇卷則

兵自守○素隱曰操兵戰國策作銷鑠齊必入朝秦卷兵權反○正義曰衛地濮陽也卷城在

齊必來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

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徐廣曰常山

正義曰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括地

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旁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

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

在鎮南有河漳正義曰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

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

史記卷六十九

列傳

五

清正義曰清東有清河河今貝州北有燕國正義曰三家分晉趙

取代既云西有常山者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

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

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

臣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

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主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

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

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

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曾中矣豈拚於

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

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

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

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正義曰破人謂破前敵臣

人之與見臣於人也正義曰臣人謂已得人為豈可同

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曰衡音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予秦索隱曰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為橫南

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索

曰戰國策云前有軒轅又史記後有長姣美人索隱曰

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

說文云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秦權恐悞諸侯悞音呼曷反○索隱曰恐音起拱反悞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鄒氏悞音憇義

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疆兵之計臣得

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

從親以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徐廣曰涇水出汲郡

林慮縣通質剗白馬而盟索隱曰質如字又音躡以言通其交質之情也要約曰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索隱曰謂擁兵於曉

關之外又趙涉河漳索隱曰謂趙亦涉河漳而西欲與韓相援以阻秦軍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正義曰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索隱曰謂出兵

武關以絕秦兵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正義曰在洛川沁水縣魏塞其道索隱曰其

道即河內之道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

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

勃海正義曰齊從滄州渡河至瀛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

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曰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正義謂同

華齊涉清河正義曰齊從貝州過河而西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曰謂

六國之軍共為合從相親獨以秦為賓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

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

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許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

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

雙錦繡千純純匹端名周禮曰純帛不遺五兩○索隱曰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斤

也又禮卿射云某賢於某若干純純數也音旋以約

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

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曰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

河之西北按地理志雕陰縣屬上郡正義曰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四里

蘇秦恐秦兵之

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曰世本韓宣王昭

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索隱曰二邑本屬東周後為韓

縣並屬河南西有宜陽商阪之塞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曰劉氏云商阪

之塞蓋在商洛之間滴秦楚之險塞也○正義曰宜陽

一里亦曰楚東有宛穰洧水宛於袁反洧于鬼反○索

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隱曰地理志宛穰二縣名

正義曰在新鄭東南流入潁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

山○正義曰在新鄭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

疆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許慎云南方谿子少府時力

距來者韓有谿子弩又有少府所造二種之弩索時力

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曰韓又有少

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之弩其名並具淮南子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曰超足

蓋起足踭之而射也遠者括蔽洞曾近者錡奔心韓卒

故下云蹠勁弩是也

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子曰南行至鄆北面而

不見冥山駟案司馬彪曰冥山在

朔州北。索隱曰郭象云冥山在乎太極李軌云在韓國

城在豫州偃城縣西八十里

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徐廣曰一作伯。索隱曰戰國

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

隱曰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

宛人於馮池鑄劍故號宛馮

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莫邪

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

曰龍淵二曰太阿。索隱曰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

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

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

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

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為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

曰合伯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

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吳邪匠名也其劍皆

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

牛馬水截鶴鴈宮殿則斬取甲鐵幕

徐廣曰陽城出

索隱曰戰國策

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

劉氏云謂以鐵為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曰

謂以革為射決射鞬也

紛綬也。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

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

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

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

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索隱曰鄭玄注禮云効猶呈見之也

與則無地以

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

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

牛後

索隱曰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後延壽注云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為雞尸之主不為牛子之從後也。正義曰雞曰雞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

目按劔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索隱曰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

子合從諸侯藜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

索隱曰世本惠王子名嗣曰大王之

地南有鴻溝

徐廣曰在滎陽陳汝南許鄆

索隱曰音偃又於建反戰國策作駢地理

志穎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昆陽

召陵舞陽新都新鄆

索隱曰地理志昆陽舞陽屬潁川召陵新鄆屬汝南按新鄆即潁丘

章帝建初四年徙對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東有淮

都屬南陽。正義曰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

穎

正義曰淮陽黃臺

徐廣曰在宛句。正義曰無胥

穎川二郡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

正義曰謂卷衍酸棗

曰按其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鞞鞞

正義曰鞞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

王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

疆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

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宮索隱曰謂為秦築宮備其受冠帶祠春秋索隱曰謂

皆受秦之法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

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索隱曰干遂地名不知所

有江干河于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為

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為名也○正義

曰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前遂西南

山大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十餘里武王

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正義曰今衛州城

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

卒武士二十萬漢書刑法志曰魏士武卒衣三屬之甲

其田宅索隱曰衣音音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時

頭以異於衆荀卿子魏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

謂廝養之卒廝養馬之賤者今起之為車六百乘騎五

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

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索隱曰謂割地獻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

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

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

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

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

列傳

史記卷六十九 齊世家 二十一
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

疆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索隱曰此猶呈見也奉明

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

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索隱

曰世本名辟疆威王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正義

曰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

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索隱曰高誘注戰國

策云五家即五國也進如鋒矢索隱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高誘

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也正義曰齊君之戰如雷

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

正義曰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渤海滄州也齊有軍役不用度河取二部臨菑之中七萬

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

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

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曰筑似琴而大鬪雞

走狗六博蹋鞠者劉向別錄曰楚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

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求六反索隱曰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

博別錄云楚鞠者楚亦蹋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時習兵之勢也臨菑之塗車穀擊人

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

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

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

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

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

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

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

晉之道索隱曰陽晉魏邑也劉氏云陽晉地名蓋適齊

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

濮等州也杜預云曹魏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徑乎亢父之險索隱曰亢音剛又苦浪反地理

在兗州任城縣車不得方軌正義曰言不騎不得比行

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正義曰

走常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呼葛反○劉

還顧懼不敢進兵虛作恐正義曰言秦雖至驕然而不敵進

喝之詞以脅韓魏也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

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

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

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

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

南說楚威王索隱曰威王名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

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徐廣曰黔中西陵也○正義曰

州西二十里巫郡正義曰巫郡夔東有夏州海陽徐廣

皆盤瓠後也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鄆取一

溫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東有夏州謂此也

○索隱曰裴駰據左傳及車胤說夏州其文甚明而劉

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為得南有洞庭倉

地理志海陽地關劉氏云楚之東境也

梧索隱曰今青草湖是也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地北有

涇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王十一

年魏敗楚涇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

順陽乎一本北有汾涇之塞也○索隱曰涇山在楚地

境郇音荀郇陽地當在汝南潁川之界檢地理志及太

康地記北境並無郇邑郇邑在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

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

易猶幽邑變為桐邑○陰變為園陰爾郇地方五千餘

亦當然也徐氏云郇陽當是順陽蓋疎

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

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

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所以不兩立故為大

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

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

州率道縣南九里安郢城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

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臣聞

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

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

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

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疆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疆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

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今主君欲一天

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

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

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索隱

曰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蒲服卽匍匐並音蒲仆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周謹

曰蘇秦字季子。索隱曰按其嫂呼小叔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允南即以為字未之得也。蘇秦喟

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

之况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索隱曰負背也枕也通城

之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曰負郭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

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

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

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

乃投從約書於秦索隱曰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

秦若作投甚為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

欺齊魏與共代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

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而從約

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

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

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

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

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

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索隱曰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

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

而不食烏喙者

索義曰廣推云蘇奧毒附子也一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

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索隱曰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

烏頭則愈益充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

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

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

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愀然變色

索隱曰愀音自酋反又七小反

曰然則奈何蘇秦曰

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

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

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

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

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

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

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

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

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

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

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

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

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

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
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
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
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
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
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
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
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
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
言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二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

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

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索隱曰詳音羊詳
詐也僵仆也音薑

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

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

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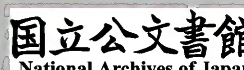
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

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

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詳為得罪於燕

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徐廣曰燕易
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

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



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

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

而走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即

死然死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

臣即死車裂臣以狗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

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

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徐廣曰生

一作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

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

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鄙郭所見者

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

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

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

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

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

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

患國敵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

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

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

正義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

齊長主而自用也

索隱曰謂齊王年長也或作齊疆故言長主

南攻楚五年

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

二將

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

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

大宋

正義曰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

在前王十餘年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

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

吾聞齊有清濟濁河

正義曰濟漯二水上承黃河並淄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

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可以為固長城鉅防

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

長城東至海○正義曰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云梁惠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太山記云

太山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入海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

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

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

正義曰濟州以西也

以備趙也河北不師

正義曰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

所以備燕也今

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

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

正義音致實

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

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

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

正義曰質燕相子之與蘇

蘇厲反

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
 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
 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
 子之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
 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
 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正義曰涇陽君秦王弟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宋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秦非不利
 有齊而得宋地也正義曰齊言秦相親共伐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
 恐為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
 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
 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
 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梁齊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讐疆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

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
 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
 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正義曰此書為宋說燕令莫助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正義曰燕前有梁齊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
 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
 大正義曰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萬乘之國而齊總并之是益一齊齊讐疆而國害
 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
 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
 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
 方七百里索隱曰謂山戎北狄附齊者。正義曰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

不來 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

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

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

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曰齊君好紫故齊雖有大名而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

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而賈十倍索隱曰

惡紫冕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越王句踐棲於會稽

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正義曰

曰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曰符徵兆也其大上

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索隱曰長如字賓音損。正義曰大好上計策破秦次計長憤

秦關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

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

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

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

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索隱曰三人秦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先於燕趙秦有

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

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

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

曰必及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

齊竟破齊潛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

燕王曰楚得枳徐廣曰巴郡有枳縣正義曰枳支是反今涪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

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二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亡正義曰年表云齊潛王三十八

年滅宋三十年五國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

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

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曰正告謂顯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

船浮於汶眉貧反○索隱曰即江所出之岷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曰夏音暇謂夏

潦之水盛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索隱曰巴水名

與漢水相近○正義曰巴嶺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

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大江此南是

古巴國因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人戰大

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索隱曰五渚五處洲也劉氏以為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不得在

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不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索隱曰宛縣之東而下隨

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索隱曰易曰射隼於

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秦王言我今我楚必當捷獲也○正義曰隼若今之鵠也王乃欲待天

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

浩韓曰我起乎少曲索隱曰地名近宜陽也○正義曰在懷州河陽縣西北解在范睢傳

一日而斷太行正義曰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

平陽正義曰宜陽平陽皆韓大都也隔河也二日而莫不盡繇索隱曰音搖搖動也

我離兩周而觸鄭正義曰離歷也歷二周而東解新鄭州韓國都拔矣五日而國

舉索隱曰離如字謂屯兵以離二周也而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

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正義曰

曰卷軌免反劉伯莊云太原當為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徐廣曰霸陵有

軹道亭河東皮氏有冀亭也○索隱曰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氏卷音軌免反非也又音丘權反按舉安

邑塞女戟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為東京及卷皆屬榮陽是

魏之境軹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引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封陵也冀冀

邑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東取皮氏有冀亭是也包兩周徐廣曰張儀曰下河

曰兩周王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銚戈在後徐廣曰

城及鞏正義曰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榮口魏無大梁索隱曰榮澤之

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索隱曰白

梁故云無大梁也馬河津在東郡決其流以灌外黃濟陽也○正義曰故

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宛

胸縣西南二十五里決宿胥之口徐廣曰紀年曰魏救山塞集胥口。正義曰淇水出衛州淇縣

界之淇水東至黎陽入河魏志云武帝於青淇口東因宿胥故瀆間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索隱曰紀年作

胥蓋亦津名今魏無虛頓丘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魏其地不知所在。酸棗燕虛長平。索隱曰

虛頓丘地名與酸棗相近。正義曰虛謂殷墟今相州所理是頓州故城在魏州頓丘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

云二國地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

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

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

因以破宋為齊罪系隱曰秦令齊滅宋仍秦欲攻韓恐

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

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

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

罪秦欲攻魏重楚索隱曰重猶附也尊也。正義曰畏楚救魏則以南陽委

於楚曰正義曰南陽鄧州地本韓地也韓先寡人固與

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鄙阨徐廣曰鄙江夏鄙縣均一作

南陽今之均州鄙縣名在江夏。正義曰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中州羅山縣本漢鄆縣

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鄆縣之阨塞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

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徐廣曰河南苑陵有

林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

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索隱曰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

以公子延為質也犀首者公孫衍也本魏將兵傷於譙

因之以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

石遇敗於陽馬索隱曰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

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曰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燕

者曰以膠東索隱曰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

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阬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

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

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韓宣惠王十九年秦大敗我岸門封陵之戰

魏哀王十六年秦敗我封陵高商之戰此戰事不見趙莊之戰趙肅侯二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敗秦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

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索隱曰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及三川晉國皆是秦與

魏戰之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半是秦禍如此其大者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

秦說其主索隱曰燕趙之人往秦者謂游說之士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

王不行蘇伐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

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索隱曰譙允南

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鶴典略亦同其說蓋按蘇氏譜云然也其術長於權變而

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

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

季子周人

師事鬼谷

揣摩既就

陰符伏讀

合從離衡

佩印者六

天王除道

家人扶服

賢哉代厲

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終

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漢太史

令龍門

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

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

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

張守節正義

張儀者魏人也

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正義始嘗

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

已學而游說諸侯

索隱曰說音稅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

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其執張儀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記卷七十

掠咎數百不服驛之索隱曰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

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

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

音是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

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

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

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

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

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

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

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

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

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

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

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

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

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

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

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

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張古字少假借耳

儀既相秦為文檄徐廣曰一作咫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

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

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二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

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內邑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

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犁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茸所以為葦籬也今

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苴與巴

王為好巴與蜀為讐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

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

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

縣也巴子都江川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

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

韓襲秦之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

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

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皇鞏縣有尋

口○索隱曰尋斜聲相近故其名惑也戰國策作鞏鞏

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正義曰括地志

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

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正義曰屯留路當屯留之道州縣也道即太

行羊腸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

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秦攻新

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以臨二周之郊

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

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

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

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

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

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

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

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

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

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

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

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

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

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

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選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

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曲沃平周之邑也○正義曰河外即卷衍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燕酸棗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

北三十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七里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

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
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
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
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
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
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
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
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

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

遂取丹陽徐廣曰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

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要音腰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

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

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

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

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

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

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

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

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

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

正義曰今房州也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

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

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

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

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

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索隱曰此時當

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

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

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

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索隱曰常山於天下

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

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

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

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

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

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疆

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挑田鳥反栗不如者勿與持又夫從人

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

為已足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

於汶山正義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

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

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

日而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

魚復縣○正義曰在硤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正義

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

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

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

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

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

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

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

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

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

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激而韓魏以全制其

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

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

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大王悉起兵

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

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及泗水之側當戰國之凡

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

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

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成

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

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

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

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

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

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

恐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

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

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

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

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

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廝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除

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踧踖科頭踧踖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

曰踧踖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貫頤奮戟者至不

可勝計言執戟奮怒而入陣也正義曰兩手捧頤而

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

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鳥穴及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

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

也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

捐甲徒裊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裊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

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

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

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

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

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

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

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

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非王之有也夫塞

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

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逾秦而順楚雖欲毋

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于偽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明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

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

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

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

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

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

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

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

也趙入朝澠綿善反池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間邑割以事秦耳○

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

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深河南臨淄即墨危矣

臨晉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
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
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
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
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
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飾音勅習馳射力田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
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
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

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特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
可二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
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
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
午謂交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
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
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置意隱

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滹
 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
 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縮事寡
 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
 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

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

正義趨音趣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

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

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

在代州也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

安長柄則名為行音主尾即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

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

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

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

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

之山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梳正義曰笄今

簪也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

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

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滹池効河間以事秦

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

長城

正義曰並
在易州界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

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

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

音如嬰兒

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

山之尾五城

索隱曰尾猶末也謂獻
恒山之末五城以與秦

燕王聽儀儀歸報

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

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

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

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

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

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

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

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索隱曰凡王者大祭祀
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

等因謂此
為祭器也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

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

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索隱曰此

與戰國策同舊
本作熹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

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由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與約從為鄰故云與國也

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

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

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

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王也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

主與王何異也

索隱曰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

擊之亦無以異也

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與兵

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姓公

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

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

正義曰此

張儀合秦魏之辭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

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

然則魏必圖秦而

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

相魏張儀去

徐廣曰復相秦

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

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

曰中國無事

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

得燒燬焚杆

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曰按音都活反謂

擊也戰國策云且燒燬

君之國有事

索隱曰謂山東秦諸國共伐秦也

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索隱曰謂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

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者令義渠君勿拔秦也

其後五國伐秦

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

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謂一純

音婦人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

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索隱曰謂義渠破秦

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

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

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

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

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

索隱曰張儀說

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

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

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

哉

索隱述贊曰

儀未遭時

頗被困辱

及相秦惠

先韓後蜀

連衡齊魏

傾危誑惑

陳軫挾權

犀首騁欲

如何三晉

繼有斯德

言炎謝觀秦曾六

州日卒之終畢首人陳秦

史記卷七十終

素集如素

史記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樗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

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謂之樗里疾

與惠王異母母韓

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

索隱曰滑稽音雞鄰誕解云滑稽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

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

長史下三巨重多

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稽為滌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宜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疑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稽，亂不可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

索隱曰：故城在陝州，正義曰：故城在陝州，西三十二里。盡出其人。

第十四 使將而伐曲沃。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萬。十一年，樗里疾攻魏，魏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二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拔以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必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

白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

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

子武王立，逐張儀，魏音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

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

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智伯之伐仇猶，許慎曰：仇猶，夷狄之

戰國策以仇猶為公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猶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晉，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戰以廣車，仇猶大悅。險塗內之，赤草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鍾，載亡也。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

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

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

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樛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

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

立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

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地蒲

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樛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

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

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

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而

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

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

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樛里子

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

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

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

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

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

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

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

正義曰漢長樂

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

武庫正直其墓

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卽州萊國

事

下蔡史舉先生

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

學百家之說因

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

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

侯輝相壯反

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音側狀反姓陳也

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

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

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

向壽輔行

正義曰餉受二音人姓名

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

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

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

是此也。正義曰秦邑

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積之矣

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曰義。正義曰韓之北二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

日義

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

日謂函谷及三嶠五谷

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

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
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
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
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
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生魏
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
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索隱曰
戰國策
作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
正義音釋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
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

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

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

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
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

彼息壤在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

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

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
名稷系本云名制王母宣

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

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
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

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郝王之七年戰國策及
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

二十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

昔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
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
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
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
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
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宜太后外族也
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
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
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警禽獸得困急猶公能抵觸頰覆人車
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

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及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

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又封楚

陽杜陽秦之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

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鳥合反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闕

向壽也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

為壽謁之公仲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

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

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

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

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

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

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

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公孫奭黨

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

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

與公奭甘茂皆有黨言無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

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

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公不如

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正義曰秦

備楚之變改則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

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

甘茂韓公之讐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

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子韓武遂

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

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

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宜陽。向壽曰然則奈何

之民令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

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

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已買。而交走秦也。索隱曰韓

二國交走。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

向秦也。日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向壽曰奈何

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

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

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

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

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

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

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

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

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

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逃逃無所容跡臣聞貧

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

臣因而君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

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

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般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

索隱曰鬼谷在關內雲陽是也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

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

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

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陽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

善即賜之士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

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

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

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

正義曰復音福

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

徐廣

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

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

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

徐廣曰一作蠡○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蠡

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

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

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

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

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

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

徐廣曰滑一作

滑而內行章義之難

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許外則倚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

國策云內句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

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

韋昧之難也

而郡江東

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

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

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

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

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

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

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

索羅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

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

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

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

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疆也

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

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

不肯行

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

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

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

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

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

君南挫疆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

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

專

索隱曰應侯范雎也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

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

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

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

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
 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
 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
 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
 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
 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
曰齊音側奚反一音賣請歸燕太子與疆趙攻弱燕趙
並謂割五城與臣也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
 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城州也在幽州西北正令秦有十
 一索隱曰謂以十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
 一城與秦也

以如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
 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徐廣曰此當云見重疆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疆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
 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
 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

嚴君名疾	厥號智囊	既親且重
稱兵外攘	甘茂並相	初佐魏章
始推向壽	乃攻宣陽	甘羅妙歲

卒起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終

